

三吳水利錄目錄

第一卷

邗亶書二篇

邗喬書一篇

第二卷

蘇軾奏疏

單鍰書一篇

第三卷

周文英書一篇

附金藻論

第四卷



水利論二篇

禹貢三江圖

敘說

淞江下三江口圖

敘說

淞江南北岸浦

元大德開江丈尺

天順開江丈尺

三吳水利錄目錄畢

三吳水利錄第一卷

吳郡 歸有光纂
李希直校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為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摭引

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顯學二三家著于篇

郊亶書二篇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一曰蘇州東枕海北接江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七鴉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茅二浦而導諸江不知此五處去水皆百餘里近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水盛時決之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

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淞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夫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

堰不當廢也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能爲蘇之患耶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所以激之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窰子諸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

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爲田也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此障陂湖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踈闊國初逃民未復今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爲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有常熟昆承二湖崑山陽城湖長洲沙湖是四湖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邪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雒城武城夔家江家栢家鰻鱓諸瀆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諸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不

耕之田也水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堦甃之遺址在焉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皆全稅之田也是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當去六失行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

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崑山岡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岡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

城郭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岡身之東有塘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岡門沙堰門吳岡顧廟岡丁岡李岡門乃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岡門堰門斗門是古者堰水於岡身之東灌漑高田而又爲岡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

洫之跡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岡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岡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旣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

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浜者皆破古堤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陁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

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高一丈有餘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旣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岡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

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

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虛以不勞不虛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

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况水旱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可增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

時公私匱乏疾厲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一論古人治低田之法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堽

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堙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也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

為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

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堙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至於汾海高仰之地近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汾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堙身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蓋欲畎引江海之

水周流於堙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爲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堰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堙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內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團
 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
 大泗段湛段及和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
 尚團盛熟團之類名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
 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
 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人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
 圩岸以為小涇小洪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洪
 之類是也說者謂洪者安船溝也涇洪既小堤岸不
 高遂至壞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栢家灤水底之
 下尚有民家堦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居圩中之舊跡
 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
 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或因人戶
 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
 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臣
 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累經開淘之
 後今小虞浦闊十餘丈至和塘闊六七丈此目所觀

也或因田主但收租課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戶利於

易田而故致滄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

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滄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

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築岸或因一

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墮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

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

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

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

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

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

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一熟耳蓋由無隄防

為禦水之先具也低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

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

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觀昨來議

狹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

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三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

黃河之湍迅而欲三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

江不淤不可得也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

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

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

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既淺地勢既高公於海者則

海潮不應公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

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

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

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

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已乾枯矣唯

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滄沒淨盡則堽

阜之田幸一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

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

也 三論自來議者但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

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

也

其本而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摩畫三四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二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

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所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將臣下項擘畫修築堤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堦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

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又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蓀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不可知其久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陰軍

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臣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 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

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折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

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底闊一丈四五尺面闊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三年又至墮壞

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

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顧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止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

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隄防既成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江流既高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

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塘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

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方使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瀦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堽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

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洪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汾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堽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

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

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愧浦顧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紇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盞頭浦松江北大

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布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竝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闕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竝沉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竝當浚治其浦修成

堤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

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竝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卽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竝乞廢罷止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五爲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

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兩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但自今竝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墮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卽臣所謂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

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潭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畫爲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碁布以爲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堤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

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
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剪涇上吳塘
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
上塘瀝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竝未嘗
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
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滄沒今竝乞開浚以
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項一百二
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
海口竝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
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

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爲
雞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
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
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
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苧
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
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
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
唐章浦貴州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浦練祈浦已
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畝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因久不

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
 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
 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
 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
 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
 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
 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
 流於其間灌溉之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
 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瀝半涇塘青堰
 橫瀝五家堰橫瀝西堰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

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堰
 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
 吳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
 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斗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堰
 身已東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
 里接連大浦竝當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
 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斗門
 或置堰而下為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
 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
 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堰身之水常

高於低田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泔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爲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爲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卹瀝浦戚崇浦羅公浦松下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坳浦上夾浦下練祈浦

桃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丫浦渚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泣湖浦吳泗浦鐺脚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茅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鰓鰓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泔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堰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

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
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
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堤
岸隳壞一時漫流瀦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
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
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竝皆
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
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
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
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

之力更休迭役旋次修治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
高田則深浚溝浦以灌田其堽身西流之處又設斗
門或堽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
無憂矣

郊喬書一篇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有隄防堰閘之制
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畎畝之患是
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
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始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
維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

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
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閒司冗職
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利害
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
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歷及前人
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
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爲長久之策指常熟崑
山枕江之地爲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
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
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瀦決水入江是導湖水

經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
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
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
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
爲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
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
瀦爲謬論矣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自江南諸
郡而下嶺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
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徒諸邑皆有山
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

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
吳興以及太湖卽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
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
疏洩之道旣隘於昔又爲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
又於吳江之南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
江之中流多置閘斷以遏水勢致吳江不能吞來源
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
爲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
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然有爲魚之
患疑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

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
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
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
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臣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
先於江寧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
于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綱尋究函管水道
決于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
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
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
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

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際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竝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灤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為岸隄所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竝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為腹內缺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治之者大抵

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埭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埭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

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淤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閘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洑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臣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臣所乞開崑山常

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爲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而爲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臣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

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臣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臣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

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臣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增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臣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

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傍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卽先臣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埧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

埧必有衝蕩蓋泇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下江湖灤合而爲一非徒無益爲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卽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竝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卽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埧亦免風波所破臣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泇江而東至于海又泇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泇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

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松江邊海有爲堤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卽臣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珖築再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

百十四里卽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江兩岸塘堤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道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効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

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瀦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瀼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鰓鰓瀼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鴈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杜淹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

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豬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埠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瀼大泗瀼百家瀼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勒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埠開導涇洑即前所謂湖瀼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臣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此治湖為田之驗也

三吳水利錄第一卷

三十一

三吳水利錄第一卷